茅鹿門先生文集

荊川先生文集卷之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答董潯陽中允書

使來得兄手書且憐僕免官之後復罹之兵革之窘當不得肆情山水間以附古之巖壑者流何其憂且愛之勤也然僕於此亦竊稍知自持矣被放以來山中獨臥既與世不相聞狀第間唯奕一局古今墳典及百家莊老之言數十卷間對局及𢧐地破圍兩家勝敗處則爽然自適也讀傳記至莊

生馬蹄諸篇則陶然喜或屈原卜居賈生鵩賦則又潸然悽以涕未始不卽彼之所以得而弔此之所以失也山中無他賓客間有携金買文者至既不能卻又不敢私則呼兒囊之入市沽酒擊鮮與之醉而淋漓宴嬉當其放歌山鳥欲和而林花半飛隣家之父且笑且嘲而莫予知也兒其謂我爲得乎爲失乎以此言之吾雖進不能附兒輩翺翔四方退不及如古巖壑之士披綠簑釣五湖然而干戈之世一畝之宮猶可以藉豐草而坐且哦也其情與志未始摧以頹也兒何必於傑爲嗚咽蹇

塞之辭而相爲憤且弔乎僕願兄努力　明時共金馬承明之士相頡頏至於山中之課無他指陳如左所言而已或他有故知憐問者亦煩兄出此讀之如何不盡所欲言

復丹徒邑諭唐白野先生書

解官南還承公手書嗚咽嗟咨若將弔不肖之奪官而又憐非其罪者雖然公讀古今傳記當上下數千年矣其間可悲可咤可憤可涕之事不知其幾金蕉之下大江之滸得無猶有漁父鼓枻歌而過者乎歸來山中左手持南華右手持棊局醉則

援筆賦文章稍稍淋漓宴嬉以恣其丘壑之思或自一道也幸公姑置之門下之士所當從吏時舊遊或他鄉先生訊及爲報曰巳草北山移文久矣其言似不恭不當以聞於丈人行恐公遠念故不得不以所自適者發公一笑也

與督學王敬所書

塘棲言別巳逾載矣兄之道日益進問日益顯位日益高古之人所謂修身見於世兄之志也兄之事也而僕不自量間竊附兄聲應氣求之間戮力于兹然進則不能直其道於當世退則不能修其

業於山林一二年以來丘壑之跡與烽燧之警相
出入日唯挈妻子竄山谷間欲携書樹下若鳴葉
之蟬吟草之蟲以自足所好且不可得已嗟乎嘗
聞古之人云詩唯窮而後工僕竊謂文亦似之今
以之自覆于戈晦冥之間雖或欲追琢其所至銘
人之墓詠人之社與古之以道而窮者相磋切則
又疲且零落矣安在其能窮而愈工也哉豫章之
間羅念菴今之南州徐孺子也其他若東郭先生
善山先生巾石先生金傳陽明之學振黃鍾大呂
於州郡之間比跡而在兄今日過之鵝湖白鹿之

上得無尋二陸晦翁東萊諸君子遺業而修之者乎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賢才輔而天下治今之世譬之萎葉殘卉當窮崖橫波之中日涸而日湮無復能振所籍者諸同志猶如將旦之星耿耿人世耳願益努力願益努力若僕則固有所不能也如何如何用世之念僕已鐃絕頃者嘗事之薦蓋不知僕之所故嘗獲罪之因云云耳或欲不肯從今人局面以自鬻於世兄憐我其亦能之否乎嗟乎於此焉窮而不敢不工此或區區所自附於兄之聲應氣求之間當不我厭也特兄知

已之愛及之又以歲盡不敢悉

答朱太學書

承憐病體數以釋氏靜養之說見諭良是良是特僕雅好著文辭間亦不免時時應酬又好奕有客至則投轄或至移日然僕所謂靜於兄或少異先儒嘗謂有心於求靜即動也假令達磨治三軍與檻獅而坐胸中景象即可參照故釋氏愛蓮花以其出於汙泥而不滓也如何如何

與沈青霞塞上書

兄既以上書言　國家事徙塞上十餘年來僕之

寢思夢魂半在楚離騷卜居招魂諸篇中因數憶
兄輩妻子羈山谷間日暮所耳目者特烽燧之色
鼓鼙之音秋八月來草木旣落鴻鴈南翔兄抑嘗
爲之泣下霑襟否乎雖然僕向嘗共兄讀傳記至
朱雲折檻處未嘗不躍然抵掌顧想見其人而况
於僕竊嘗從兄遊雅以文章意氣相頡頏其亦庶
幾昔人所稱縞帶而交者乎又况於兄躬自蹈之
與若人慨慷激烈而上下之乎曩從粵中再戕赴
京邑時嘗爲六子詠兄以下翁太守治山莫提學
中江侯比部二谷王僉憲東華與僕而六也其詠

兄詩僕猶記憶四句曰官不過執戟諫書何太狂
寧無戀妻子祇爲報　君王當是時客或私聞
之金爲流涕間嘗割俸貲數金并前詩托陸錦衣
寄兄所不知到否已而移官大名兵備行縣入清
豐過南將軍祠因憶兄嚮所托記其事未及報望
南將軍廟貌猶有屹然躍馬揮戈處因低徊欷歔
久之輒爲勒草命其令溫君名如春者鑱石以報
兄又別檄溫令括罰金四十兩附其中未幾坤即
罷官去已而溫君遣吏來候僕已報如檄所云發
使塞上矣不審其亦無相負否乎嗟嗟嚮也同聲

今也異域四時代謝髮類且白天其有意於　國家乎願亟還兄內朝連朋舊於清珮鳳池之間而僕亦從丘壑中效昔人作聖德詩矢歌　國家盛事萬一未偶願兄塞其兊而屯其膏濡忍以待無爲憤咽他日傳名臣傳者當必附兄朱雲後幸兄其有以自信而自愛也張尚實行急草草附言外三金少効塞上薪水之助

與沈青霞塞上第二書

僕少附兄盛氣時數自喜願請纓北　闕咨兵萬里外不然當同折檻引裾者流爲直臣於時庶幾

古之豪雋之士聲馳後世也已而兄從下寮中建言不避出之塞上方其褁瘡痍携妻子匍匐朔漠去死什九何其壯也儻不肖亦從郎署後處之粵南令與椎髮卉服之夷相紛挐不意仗節蠻烟中間從枹鼓之後稍立尺寸報之國家頗亦自謂無負初約或可奮報知巳也然不肖卒從罪廢近且徘徊丘壑間與抱巖之霏鳴候之禽相旦暮竊自憐嚮之翹然死綏斬袂之氣葢巳摧剥銷蝕訾之巳寤之夢了無復能自言也巳兄旅覊中聞清笳之音和變徵之曲讀離騷之文參小雅之什得無

冷然自恨爽然自失者乎士大夫從燕門來猶時
時道兄魁岸自豪於今鞅鞅者甚且散客游之金
食仗劒之士數欲托跡亭障間思得其當如陳湯
傅介子輩以建萬世之業於時嗟乎南北相去數
千里不知其果與否近得鳴劒集讀之篇中喑嗚
叱咤間亦稍可按而覆矣傳曰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於君父之怒怨而不誹可
也豈得如古節俠之士所爲若此　　主上春秋
旣高聖德日盛下　明詔還逐臣其間事機遠近
不可知願兄易慮降氣以俟之詩曰未見君子我

心怅兮幸不以遠道之言置而不省也萬千耿耿不盡所云

復沈虹野書

使者持誌草歸報門下矣而再辱使以手書至中所云云某所爲兄刻意摩畫者故於前狀之直而太路處俱已鑱抹如廟見二字及稱長子位中子偉處皆所謂畫工最苦者兄抑察而憐之否乎來諭猶言删去杜姓二字據愚見此正古人所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萬萬不當諱者兄獨不觀詩人所以歌商周之始者乎甚至鳥卵巨跡等處僉

以詠之廟庭勒之鼎彝蓋有以也太史公傳衛青至衛青無本姓冒衛媼爲衛古人於此等處並不敢含糊毫釐近日唐荆川司諫誌施子羽墓於復姓一節猶沒而諫義正如此兄賢者也一切文章行誼力以古人之至相馳驅他日百年之後所以名當時而垂後世正當與古人相印何必嚅嚅效世眼所爭耶然恐以違兄爲罪已於別稿所上眞去之矣苟按古人之法於不肖所見請兄直書杜姓二字亦不失爲仁人之所以不沒其親也使者歸適從舟中呵凍捉筆草草奉復不宣

與翰吳阜中丞書

僕附公鹿鳴來古人所謂知己不可再者顧搢仕籍時南北東西不相及間得公手書及所貽篇什讀之聊以慰江上攬帶之思云耳及僕罷廢以後茗霅之水既僻吳之西南顧少士大夫舟車之綰音問不可得譬則蟄蟲逃近有客自京朝來得縉紳録始知公已服官大中丞且督江防甚爲躍然石城鍾山之間吳晉六朝風流文物姑不論我高皇帝嘗塹城而都覆僞漢百萬之師於江流闗下古所稱鉅鹿昆陽赤壁淝水之戰不能過也況

城郭宮闕圖書武庫聖人之所以一天下而臣四海者嘗與公之詞襟藻腋相旦暮焉公登遊而慨然以賦其及賡和班固左太冲諸君子之什否乎僕左遷南省時頗持蓄此志已而忽忽不竟草然數年來　國家多故南風不兢矣近聞禁軍之變漸與唐末諸藩鎮牙兵無以異恐非盛世所宜有也願公與深識遠筭之士若沃洲公輩一商摧之烏有先生亾是公子往往篇末得攬缺失以諷國家此僕所以借公文詞之好而效區區也餘不敢悉

與呂沃洲大理書

近於督府公所遣使得我公手書問亦附牋事奉報當已達記室矣近來萬福如何公之才與識今之夷吾也不當蹁躚散地顧公自憐多病又未有嗣子故借宦遊與時相浮湛然塒之愚竊以聖人不習養生家然養生家唯得道之至者可以當之何者以其忘生故也塒所爲公憂者唯嗣子及問故嘗客遊門下與公所惠手劄自以爲憂者亦唯嗣子然恐不免一障矣金陵多佳山水又於天朝爲鎬京城郭 宮闕輿書武庫左太冲之賦

所不能載者於今十而五六焉公以博識古今之士共二三知己娛於其間所以保眞而完氣者甚可自適也忘之又忘而日無所得無所失焉昔人所謂玄牝之門萬物之母其或在茲乎坤少從吏門下問好習兵訣亦頗有馳驅四方之志及罪廢以後一切揮戈躍馬之氣漸以消歇近復多病將日蕭騷於林蘿池草之間不啻如土處之螺蟲而已公得無憐之否乎適壻金生南遊太學特具尺楮少道耿耿不宣

與侯二谷憲副書

頃過荆川司諫家逢兄所遣卒得手書匆匆勒數
言還報當已奏記矣讀佳刻清曠散逸信所謂鳫
蕩赤城之人也恨未得全表一縱觀兄之底裏耳
潘天泉遠索大名誌草僕當時已就十九中間尚
有數處須一訂耳聞天泉兄即報人刻何其遽也
豈僕以遲滯獲罪天泉兄欲以迅捷為吾收贖之
耶中間草略處勞兄一為詳訂南樂霍貫道僕向
宦河朔時所拔之為千人將者也其人忠勇壯偉
可以比古之南霽雲且起自行伍將二三千人二
三千人御其恩威不敢犯有名將風此在兄今日

幕府所可問而知者嘗過北塞手搏胡兒以歸及
僕辭官南還涕而送之黃河之上且自請願得死
倭奴僕以既罷官卻之然亦誡其無得輕鬬也不
意未幾荷　國家六郡騎射之選遂將所部而南
始至松江亦數有功惜也皁林之戰力竭而沒然
其所殺傷倭奴亦略相當倭奴之所以不敢躁湖
脇杭而逡巡以嚮督府之餌卒至困亾亦其一戰
之功也大略已見前寄紀剿徐海本末中嘗欲為
貫道勒一墓銘以傳之後草及半已而亂他帙中
到今不能檢貫道之子騰蛟歸且急因匆匆遣之

尚未及了此宿負幸兄同天泉於郡志中一紀其事且令今之戎伍間亦知忠勇士雖戰没世之君子猶不忘其誼也如此或於南霽雲之祠之旁得兄題數言并令貫道附祀之於下亦兄盛德事也身雖已露没訪古人招魂而葬衣冠并䘏其遺孤諸種種唯兄共郡守諸公努力努力餘不敢贅

與查近川太常書

林臥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因憶解印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束髮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荏苒離愁倏若

羽馳如此問抽鏡對之髯雖未莖白漸索矣顏亦漸黲且槁矣鄉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載當世功業輒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安在哉頃者候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略僉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肉骨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已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面嗔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籍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留滯中林者殆以世皆尚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

應而使自兄所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
愛矣而未之深思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
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
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岸過峻故人不爲援以
予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爲脂韋滑澤遂
疎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怪退之於子厚以文章相
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爲不深觀其所敘子厚
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爲欷歔而流涕者退
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
稍肯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

焉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粤也退之不能援之於縉帶而交之時而顧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然而子厚以彼之材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攖十金之利者皃㖤蒲伏以自媚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子厚寧飲瘴於鈷鉧之潭而不能遣一使於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與椎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於二三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

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唁且誚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屛於世之公議然耳後世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所他引擢天下之士壓相接也其特嗔子厚所不能而爲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亦憐其文章不遠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官業所奮猶烱然有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委蓊

之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權他者而爲之力乎噫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爲也適遣使護少弟某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其一二知已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之於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責子厚者而少爲之巽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自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酬畫士蔣曉山書

舊吏朱遂過得君所爲鹿門圖因以屏之草堂到
今來煙雲泉壑猶朝夕襟帶間也近復得君所臨
東坡像開綃對之角巾野服疎肩頎姿若揖之於
西湖赤壁之上而與之載酒賦詩者然東坡在當
時忠信倜儻卒不爲世所容寔跡所嚮如浮梗萎
蘀之適江湖其困抑摧擯亦甚矣而其文章大節
至今赫然人耳目五七百年來人猶像其衣冠眉
宇而藏之名山若此者其果在彼乎在此乎聞君
善畫於山川花鳥竹石無不得其解不貌山川花
鳥竹石以貽儻而獨貌東坡者君豈以儻臭味夢

寐間或近其千百之什一者乎僕雖少好爲文章
已而釋褐舉進士間亦不自量願附古之以事業
名者相馳驅今已頹然朽株矣特其三黜之迹飄
泊中外稍稍近之而身雖數爲世所困抑摧擯其
中烱烱之知則未之改者僕嘗讀東坡所寓惠州
時和淵明諸什未始不欣然神遊也人事有代謝
往來成古今僕對君所貽像酒酣輒淋漓慨慷因
酬之曰公之賦不云乎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
在哉吾悲公能逃其寵榮患難而不能逃其名像
猶傳之至今令今之人猶對綃而引盼欷歔也不

審君以爲然否

與蕭柱峰太學書

公匆匆東渡何以相見之難而相别之遽耶青霞兄以忠孝廉節名天下特其性資慨慷憤烈遂爲世所搆陷以大戮天下之士無問識不識猶爲之酸鼻而流涕者而况於吾輩共之交遊者乎近聞朝廷已薄其罪縱之妻子得以來歸然所可痛心者青霞之骸骨尚不得還葬若耶秦望之間而生平所著文章發難時爲當事者所收青霞之身可殺而其文章之精光所以寫其忠孝廉節之養而

千百年之後猶不可得而磨滅之者固在此也聞柱峰少與之胏腑交者得無悲且嗚咽於其間乎主父偃沒而孔汲車出而收其尸以葬漢天子以長者呼之其遺文猶得載之史冊至今存之者當時故人知已相與哀輯而不忘故也不肖雖薄劣願與公共之今其妻子之歸閒橐囊之外無一錢當寒無以爲衣饑無以爲食其祖父所故遺田廬又十已廢其六七更不知其能給朝夕否願公急與之區畫而其骸骨今未能遽歸請倣古者葬衣冠之法略爲一文藏之名山而其遺文散失幸於

四方朋游中以漸蒐錄積數歲倘得什之四五亦足以貽後世而慰青霞九原之耿耿也已臨楮涕洟不能情次

與趙方厓中丞書

僕隨公鹿鳴三十年于茲其間聲應氣求頗欲自附於賢者之後然宦轍濩落不得一日同朝而遊及罪廢來譬之伏蟄之蟲矣昨西湖之上復及稍稍傾吐其間躍然躍然再夕之晤俄而千里公且入金陵諸名公碩卿與臺諫諸公過公曾論及東南事否僕向已共公論之頗悉矣吾浙直數十州

郡所横羅倭夷之條漢以來西北所當虜患雲中上黨漁陽之變葢未有瓮之者數年來賴聖天子威靈授梅林胡公閫寄故得以芟刈羣兇東南少塡然而海上之烽燧猶未息也八閩中寇所蟻引而破郡縣城邑者去吾温台特南北州也其所以内怖胡公之威名而睥睨其旁者旦且暮也況西北之虜入爲中國患必控弦數萬深秋而入邊徼之臣猶得以按期屯戍若吾東海春二三月夏四五月秋九十月彼之乘汛往來電之掣而風雨隨至也二者之間其形聲遲疾不相及也如

此　聖天子憫吾東南數十州郡故於胡公之
待次積勞其嘗徙　中朝也久矣特爲增秩賜
璽書久留於此　聖慮深遠非衆所及頃以南
廣之亂中外題覆遽欲請胡公提兵會剿萬一海
上之乘汛而南者閩中之頻年竊據而旁瞰者稍
聞胡公移節消息又嘉湖蘇松之窘於饑殍者不
下數十萬戶也諸州郡之間乘閒而起遠近倡儴
何以支之然此一段姑置不論即如會剿一節僕
竊謂萬萬不可者兵法曰其勢險其節短言兵貴
疾擊也故自古稱兵難遙度蓋以兩壘相近遠者

不越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吾得以深察其中虛實嚮背而後可以用吾所長擊彼所短未聞一在粵南一在錢塘相去八千里會兵而能有功者今日南廣之羣盜在南贛襟帶閩愚謂此事唯南贛提督當獨任之在福建在廣東在湖南則各以其兵聽南贛指揮而已苟如或者所云南北延袤不下萬里而遽欲圖彼山川之形勝險夷以擘畫其間窺詔吾之擊之也互為形與聲於千里之外部署約束不無彼矛此盾之嫌而彼之捍之也反得陰與實於萬山之內而遴簀壁顧有一力一

心之勢古之所謂兵連禍結此之謂矣今之張璉
諸寇大略盆肘腋南贛然其力亦與鄉之劉頭稱
岡不相遠當時部中題覆業亦已請移三省之兵
欲爲分道深入獨陽明王公以爲不必待三省成
兵之至而先期寅夜突入掩擊遂能有功此事即
爲明驗矣昔者六國之師仰關而攻秦不能西窺
函谷尺寸之地弊正坐此正德年間都御史陳金
故事至今南州以爲話柄公當世重臣也倘以鄙
言少有合於公之區畫何不共諸公一折衷之乎
爲今之計其事當以十之六屬之南贛軍門十之

四屬之兩廣總督若吾浙直總督衙門則似當遣將與兵助福建軍門之內定其亂而絕其外至者耳若湖南則又祇以爲南贛之聲援而已恐萬萬不得與之分功也廣中嘗有諺曰 朝廷十萬兵吾有十萬山頭其言雖俚甚切南方兵情不審公以爲然否僕舊在粵南頗知彼中情事而又以此事繫 國家利害公則在大臣之列與 國家爲休戚者也故敢布腹心如此部中雖經題覆猶喜未有 欽降 明旨而胡公所見亦與愚合特不便於自爲疏請耳公倘以爲愚非過計片言之間

其爲福於　朝廷者多矣如何如何不勝懸切之至

與何吉陽司寇書

姪與子婿輩還頗道公通家之誼一切飲食而訓携之又辱公憐僕年來蹤跡之潤欲召之閒走都亭上共爲握手論襟嗟乎金陵道中僕舊所附公宦遊處也僕雖林臥已久然　朝廷宫闕之舊牛首燕磯之勝與曩之附公川賦而聲吟者未嘗不在夢思間况克齋方厓象岡濯溪諸名公鉅人僉僕師友中最爲知巳者今共與翔翔卿貳縉帶合蹤

非歐陽公所自謂洛陽一時之盛者乎僕間以野
服籜冠几席其間亦甚懽也顧深思之僕既以罪
廢譬之伏蟄之蟲也當不得露處而風吟矣昔人
所謂入山而山愈深入林而林愈密此則吾屬之
所以混濁於雉兎之穴嘯歌於蒔蘿之叢以待年
之衰而髮之白焉而已公得無平生故舊之思乎
臨楮及此不覺悄然雖然公不久當召還　中朝
僕自分此生當與公卽爲長別終欲擬跨一驢凌
秋而過暫與公一爲長夜之談可也適新昌呂友
來偶過錢塘道中特附一言少佈鄙情不盡不盡

與萬楓潭中丞書

公於同年中僕所辱知己之愛最深者也顧宦跡所嚮既不及共轍縉珮而游及罪廢來僕既遠竄山谷而公又遍涉閩楚青徐之間杳不相及甚矣其可爲欷歔也猶承公數留記憶時時得從相人者問訊起居稍爲遠慰公極稱相人者術最奇僕覩之猶多誤也何者僕既罪廢歸來山中方蓬其頭而垢其面與樵斧漁緡之老相混濁泉壑之間者旦且暮耳而彼猶啨然指吾之頤而曰此屬燕頷也指吾之音而曰此屬洪鍾也他日當侯封不

然或取上大夫印綬彼皆以其所以貌公者而貌不肖僕雖與公別且久其顏色之槁筋骨之頹當與曩時不相及至於頷之燕不燕音之鍾不鍾公尚能桂之眉睫與耳垣如渠所稱述否乎僕笑而辭之及別去頗窘顧謂曰君之山林骨起其與海蟾者流蟬蛻塵樊也乎此或近之竊恐僕猶然塵樊中人不能遽遺妻子辟穀食以驗彼之相術也旣遠公不及相與追懽特據席走筆令左右一大噱如何如何

上袁元峰相公書

近得翁與潯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口陳翁之不忘故知中爲推轂者至於再至於三焉僕何人斯而勤翁之注記於心而譽之於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爲相則九九以上咸爲之吐哺握髮而不恐遺之者乎及近聞言者論列督府以不肖雅共之遊好并爲姍及甚且横口醜詆吹及毛疵嗟乎此可見僕之獲罪於　清朝見攻於羣衆譬之駝駑駘於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趺踣困之者不忘左與右也已矣乎抑可謂坎壈蹇阻之至者已雖然僕不足道也獨感督府公所遭竊

不能不仰天而欷歔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患漢之七國唐之黄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　天子亦爲震怒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摧其一陣者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戰人皆必鬭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前而鬭之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時寇熟視吾東南數十州郡之子女若几上肉一切紈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焉家不保旦戸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郎荷

聖天子簡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斬不暇悉數一敗之於王江涇再敗之於龕山三敗之於沈庄所劾首虜不下萬計至於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皆海上之梟雄宿猾　朝廷故所題覆不靳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内不顧身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遣諜於波濤近用間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犇氷草履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爲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

道入寇南掠慈谿北引柘林東僉吳淞江西犍鄉浦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鄉而鬬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巳出為餌賊之策暹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名義力諭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買沒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剖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　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一佩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盡報
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為之引涕巳而兵既

四集寇卒授首胡公盇誓死殉　國故能以其孤
危之身橫百喙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
賊沒之後　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纍
纍然起而攻之荷　聖天子獨爲惻痛曲賜保
全今竟以人告曾參殺人者三不能不投杼而起
聞巳逮繫僇竊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躑
躅豪宕自喜大略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
使者之風是也其所爲聲色之嬖冠裳之褻衆所
不得而庇之者然至於長材大略雄心猛智臨敵
乘危轉敗爲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

壯士之行則世或不與課之以捍 國之勳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蹄齧者必善走 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 聖天子為之獨照於上賢公卿為之調護於下當必不令馬援墮於薏苡之疑曹彬覆於篋書之謗狄青慼於軍情之危所可痛者世道嶮巇公論不明始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買其捐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過文法之繩以誅其戡亂定難之功恐他日 國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馬遷猶不忘其

敢戰深入之苦甘陳矯詔誅郅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不肖所請抑非敢以自附掊末阿所私也特以事關　國家誼切胸臆不忍不爲公議以待之身後耳臨風北望不勝哽咽

上楊虞坡大司馬書

竊惟公之勳業道德古傳記所稱名世者也方公開鎮遼薊時僕嘗幸爲吏河魏獲以簿書事公幕府不幸未幾坐他訕擊而去之亦僅以簿書事公幕府而杳不及從公遊出入亭障壁畫山川以覩公吐握胸中之奇者歸來乎林谷已匝八年公之

出將入相固已兼漢之博陸侯唐之汾陽王而身有之今之海內兒童牧豎田夫里婺無不識記公之名氏勲爵而指呼曰大司馬楊公當代一人也雖異世之士及覩公鼎彝所銘竹帛所載猶當讀其書想見其人願爲之執鞭焉而況於僕嘗厠下吏之末者顧偃臥於薜蘿之深巖穴之幽而不復爲片楮隻字以布殷勤者何哉葢亦有說君子之得志也爲雲翔爲景從其跡既溥日月之末不敢不附世之名公巨卿思以顯其道而聲其施矣君子而遭讒坐訕也爲離羣爲孑行其身在塗泥之

際不敢不共世之迷陽郤曲者思以逃乎虛而匿其名矣近得友人潯陽吏部白石司馬書僉稱公嘗與品詮天下之士往往齒及不肖且許其可少備緩急而策使之者竊自慙蜴蜥之末無因而致虬龍之前也鷦鷯之羽無因而薄鵾鵬之側也豈公於曩之簿書所報而過與之乎抑亦於簿書所報之外間或采其宦轍所嚮稍及尺寸之布者乎僕自慙於兩者皆不足以摹畫於公所注記者也不然公之好士之聲滿天下公葢好眞龍而人或以畫龍者聞於公也雖然公旣下憐僕僕雖廢不

敢不以所林瞻而壑仰者畫一而陳之左右矣近
代以來勳名之士所爲聞世者有二其以弼亮正
直聞者則多潔白之譽詩之所詠素絲羔羊是也
之人也則可以之表帥百寮而不可以之馳驟疆
場之險其以倜儻奇偉聞者則多嫖姚之氣詩之
所詠武夫虎臣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節鉞邊徼
而不可以之樞機宮腋之近無他天之生才不兩
能而風氣之在人亦各習其近而能之也惟公則
不然方其外也一按節而臨鎮則漁陽上谷雲中
上黨之間旃裘之虜爲之徙幕而避及其內也則

彈壓　中朝坐鎮　國家雖席勢怙寵之貴猶爲之屏跡斂縮而不敢出氣此於其間非可以口舌爭非可以形力攫雖公亦自有所不能知者傳不云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僕故曰公蓋兼漢之博陸侯唐之郭汾陽而身有之者也此非獨愚之言也天下之言也況存翁相公執國以來獨共公相與出入帷議以政體歸六部以公議付臺諫以邪正別士習數十年內外滌濫蝓佚之弊一朝而鑱去之閭都市之間士大夫澣衣濯冠至不敢持刺而庭謁於乎盛矣然公抑亦考醫之說乎病者內

困於飲食外困於藥餌者之不察日甓然而閔且以死其越人倉公之至廼爲之湔其腸而滌其胃當是時亦已適矣然能無所以察其陰陽虛實而徐以救之者乎近聞兩都卿寺之間易置者半其以罪奪或繫或褫或絀秩者相望其餘百執事凛然惴惴疑懼不敢自必古之君子未嘗不顧國家屏蔽抑邪然獨不顧以黨名者何蓋有所深憂乎其間耳僕嘗讀傳記至漢之元成宋之熙寧元祐之際其間君子小人之進退得失僕固未嘗不仰天而喜抑未嘗不撫膺而恤者此於其際僕所熟

討而過慮而又不敢以指言之者也唯公以身繫天下之安危而亦必切天下之安危故僕之區區不敢不以尺寸之知而附聞於左右也伏唯我公留意焉幸甚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

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與許公子書

讀二公所爲先大夫茗山公墓銘及行略大較已詳矣生平矣而子所深悲者則以先大夫公文足以名當世而知之者稀行足以勵末俗而交之者寡及釋褐兩爲州刺史而其徙官郎署也則都官出守也則蜀郡而泉而藩而牧馬大略南則滇粤北則遼陽棧瘴煙精氷雪走萬里欽律波濤之路

以從吏並今之仕遊之所厭且避者而公皆與時浮沈禔身奉職而不辭此則學文以明道學道以愛身故能逃其榮而甘其寂不售於今之人卒亦不悖於古之人而身沒之後其風流蘊籍猶貽海內二三知已者之悲且吊而泫然欲涕者此先大夫公之不可及也二公業已因事而救指之猶惜其不能直寫襟抱以喨天下之公議至於爲故相國夏公築臺宮一節僕又竊以凡世之巧宦者往往陽爲遠跡於朝貴而中則陰附之以射便利先大夫公獨當官奉職則不欲巧迹以避及其論資

酬勞則又力爲辭榮而退正先輩之卓犖奇崛與世不同處而或云非其好似若遭訕蒙垢而解之者恐不免於世之酒蛇之疑也其署府江也當僕所俘勦兇子寨劾首虜者殆千人而其所宴脫走者特三酋耳賴先大夫公爲予懸金以購之所云辭功一段僕未之聞而其了僕前件則正朋友同心共濟之誼又何必於予過爲書其官而韙其名若將覆其罪而攘其功者非先大夫之所以同體於僕亦非僕之所以附知於先大夫也他如菲泉先師與先大夫爲束髮交而以女娶兒可沒而無

書否乎敢先請其大指餘容面悉不盡

與沈虹臺太史書

僕嚮讀公舉子業竊謂公非今之㬠襲而黛飾者其所詮情搆思大都采古作者之遺而獨求匠心者也然公數試輒擯夫僕竊疑之已而公卒魁江以南今且入讀中秘書待詔承明石室之廬豈非乎津主文輩一蹶而飛漢天子訝其安在而得之晚者邪雖然僕之所私望於公者　明興二百年溥海內外雍熙累洽獨於文章之旨缺而未盛弘正迄嘉靖間多作者然矯命者多菑章竊偈義者

猶屬偏隆公與許海嶽輩僕故所從遊而問諸兩
公閉戸讀書處當必劉胥刻志於古之道而非特
令人所好已也而兩公今且金珮鳳池之上庶幾
免簿書鞅掌之劇而得以肆力於六藝百家之深
者天或有在矣兩公得無意乎僕既罷廢近復爲
世網所排擯然其中心所自好雖遭當世之錮而
千百其折不敢偷惰者外撰文旨一首贈兩公葢
楚人當再刖之後而抱以泣獻試臨觀之倘有以
間摘其瑕而指示我幸甚幸甚

與徐天目憲使論文書

嚮讀李歷城公與王蘇州倡和詩什葢巳巇然如坐身於日觀之上而東望扶桑北眺碣石者巳獨於文章之旨猶未及扣歷城公之深適過兄得解囊中之録本讀之内有論次本朝名家大較首何李而退唐王僕之私竊以秦漢來文章名世者無慮數十百家而其傳而獨振者惟史遷劉向班掾韓柳歐蘇曾王數君子爲最何者以彼獨得其觧故也解者卽佛氏傳燈之泒彼所謂獨見性宗是也故僕之愚謂本朝之文崛起門戶何李諸子亦一時之儁也若按歐曾以上之旨而稍稍揣摩古

經術之遺以爲折衷者今之唐王是也恐未可盡左袒而棄之不知然乎否乎即如聖學亦然伊尹相湯伐桀以創順天應人之功伯夷餓死首陽山採薇之歌於今使亂臣賊子聞之而破膽摧氣者何雄也然顏閔一眇然儒者孟子於此則曰姑舍是於彼則曰不同道曰姑舍是者謂其屬正脉而未至也曰不同道者外之也故僕之愚於王未敢論若唐武進於文章家之旨即未得謂之正宗當亦庶幾羽翼也已歷城公其肯以孟氏所以推伯夷伊尹者與何李推顏閔者與武進可乎兄發冊

促倚席草草

與莫中江方伯書

僕少附公釋褐然其文章之知道誼之期非特世所稱縉帶之交而已者當是時僕忘其駑蹇而願附騏驥騄駬于千里之途公亦黃鵠而猶顧鳩鷃鷦鷯於藩棘之垣也豈謂僕輒以毛瑣之嫌忤當世又爲左右者所乘瑕蹈釁而數煽流言以讒之始則擊之徙邊徼再則擊之罷朝請歸來乎林壑者已十餘年而伏戎於莽者猶嚣然其未已也公得無憐之乎雖然公亦嘗蹇蹇自將厭世之溷濁

洞溷脂韋突梯以俯仰於時者然而素絲羔羊之望外震於朝著中林兎罝之行內積於閭里公議所不容柳士望所不可擯而卒濡遲以起海內學士大夫雖共喜公之出而悲其晩而僕之私則又以

聖天子之在上賢公卿之在下古所謂緇衣白駒之盛而非特小雅之衰也僕又何敢不痛自慚悔怨艾而顧猶嚅嚅然效世之谷風之刺巷伯之泣乎哉聞公按節過浙僕不勝離曠之思且蚤歲分秩白首逢樽盍人生百年之無幾者特臥瘧浹旬未勝冠屨中秋以後當或攀盍西湖之上

矣

與廣西少參張爐山書今改號崌崍

河魏相從於今十六載矣明公吏業所嚮與大雅之標猶朝夕夢思也僕既忤當世坐罪搆而罷而明公宦轍復遠涉邊徼杳不相及豈天劈吾兩兩之蹤邪粵以右僕舊所提戈處也明公今且擁傳而過焉問或停車問俗采風於其土其有能指言僕之嚮所從事者乎陽朔一帶爲胡北獞所蠹食者什且九殺縣令殘哨官孤城之陷者旦暮矣軍門業欲提兵十萬而僕竊以大征之師所過如燬

況功次多㞋徒師老財匱耳遂不煩軍門一卒之勞一金之費而特以故所部署戍兵五千人分爲七哨迂道突擊不旬日而破十七砦俘斬二百四十有奇併縛賊屬幼口殆千人奪還民田廬者十餘萬今固當一一在公襟帶間也旋師之日懽動山谷已而言者以功爲罪摧我訕我汚衊我公得無憐之乎僕不當自爲訟功公旣知我深而摧我訕我汚衊我者固公之邑子彼故以執政者之嗾而甘心於僕故臨箋援毫不覺欷歔嗚咽而爲之傾吐及此也頃者㴑惠之閒多兵端　聖天子

爲出重臣授節臨鎮閩頗有欲按僕府江功次爲言者公倘能於中宣鬯得以湔其垢而盪其瑕僕死且瞑目矣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者而伸於知己者僕之生平故知捨公其誰望哉不盡不盡

與張鶴樓中丞書

李白嘗云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僕以忤當世坐罪構削籍來歸者十五年於茲未緣一識明公然嘗讀明公彙所論列執政諸疏侃然古之烈士也史遷不云乎讀其書想見其人願爲執鞭久矣近有客從中 朝出者且云公同吳悟齋

中丞論國家疆埸之士輒語次及僕僕竊以謭薄不足數豈得世之鉅人名公如兩君子者爲之軒輊而訟若此嗚咽欷歔不敢信迺辱悟齋公千里走使移書投山谷若憐僕未盡之志與未盡之才者嗟乎悟齋公僕亦未之面者也悟齋公且爾則明公可知矣嚮之客所傳者當信不妄也此則古之志士聲相應氣相求千里而同堂者有之僕何人斯而敢望兩公若此哉雖然神龍出則鰌鱣奮威鳳揚則鷦鷯舞僕雖未及從兩公遊相與傾冠葢接襟裾爲稍稍吐胸中所持與之擘畫當世然兩

公所欲以身殉國家抗忠義責名實矯然日月之際而世之區區榮名好毀不以戰鬬於其心而撼其中者此或僕於兩公不敢不自附芝蘭之末臭騏驥之餘塵者也公其許我否乎頃閩海寇出沒潮惠之閒既絡閩越爲之覆軍殺將　聖天子特出重臣劉帶川公輩臨鎮南粵璽書所載假以便宜不從中覆其所亟人材繕兵實特甚僕竊思南粵明公之故土也潮惠諸州則襟帶幕府者以明公之賢按形聲揣緩亟察向背晝利害當必有席之掌上者帶川公擁傳而下倘明公一爲指揮

樓船將軍故事特探囊而出矣僕雖罪廢久然於
國家疆埸得失處未嘗不抱杞人之憂如春狐之
側耳而聽氷者特具書奉候左右以謝明公未同
之知而南粵事體大較倘以間示則亦所以慰詩
人未見君子之思也

與王東臺太僕書

嚮莊會稽陽山人浙時獲公手書并托爲遵巖先
生序其文碑其平生忽荏苒旦暮於今數載矣會
稽公入爲御史今且持節按吾州郡而公之所請
猶缺然未及勤草以報僕得無後命矣乎雖然有

待也僕嘗同荆川中丞論　本朝文章之運數以奇崛魁壘之材奮起其閒未無其人而至於獨超匠心得古作者之旨而折衷其至獨遵巖公於當世可謂渡海之筏也而公復繼跡並聲而持世之執政獨相與出死力而後先擊而去之桉節使者又從而於其林臥川棲之閒伐其室及其昆弟甚且遵巖先生之沒而禍猶嚚然其未已也豈古之所謂愛其道不忍拂其樹者與抑亦文章之士其所竊造化榮名者多世之磨牙刄吻者相接也非獨靳之以高官厚祿而并且困之以奇禍自古而

然與僕嘗以此爲公昆弟間持憤發憑未幾而操
戈鏃矢者已職於僕之廬矣甚矣其可謂欷歔而
太息也於是時彼且爲執政所嗾其所甘心者當
不知何如也猶幸僕家世以來力田讀書無他跪
法故亦無他罪擬卒不得蒲其脛眦媒孽之毒以
去而僕之衣冠門戶之間爲其所毀且寄者抑多
矣公得無談虎而色戰爲之汗發霑衣者乎雖然
釋氏嘗云彼特山鬼之跳梁於其旁者耳而老僧
之不見與不聞固在也公謂然否陽山公行郡入
湖中僕稍稍得前刺公家一切內外事甚慰甚慰

然僕去公數千里今且髯日以抽白顏日以槁其
於鬱之蹀躞馳驟之氣日以頹惰而不復收拾抑
不知再及捋公之髯曳公之裾相與一抵掌否不
盡不盡

與王鳳洲大參書

僕坐罪廢幾二十年于茲與中朝士大夫絕甘分
獨閒嘗獲誦世所傳南北二鳴編并及他抄者竊
感 明興以來詩歌之道弘治正德間何李為盛
嘉靖以後唐武進高蘇門諸君則又稍稍淘洗鉛
華獨露本色似窺唐人者之至矣然皆近體獨三

公遠沂騷人以後之旨而揣摩之高者入雅頌次者宗漢魏下之三謝顏陸江鮑無不得其形似非當刻鏤文章之世而力返之以土簋坏飲之舊朱晃藻棁之後而復挽之以毛衣穴寢之古者乎譬之逆河而航亦雄也已即如五七言近體及長歌絕句諸什往往斧藻李杜鞭撻高岑其匠心所至甚且唐人所不能而二公時時抽逸響出別調焉嗚呼盛矣僕童子時少摹章句釋褐以後綰綬作吏輒疲不能矣手二公之什而被髮行吟縱欲効之何異於東隣之媪衰且白矣聞西家之娃珮明

璫披霧縠燕歌趙舞於其堂而顧令傳粉膏脂空自喧笑爲也雖然予湖中於古亦稱故多文獻者公令且按節擁傳而過焉天豈無意其間耶唐自錢起孟郊後而文章中絕矣三百年而蘇公舜欽滕公甫蘇公軾孫公莘老輩僉世之名公鉅人代吏茲土出風入雅振袂山谷故其遺標流韻迄于胡元之季而趙學士張羽人諸輩相繼不絕也今且三百年然則弁之山苕之水能無聞公之過而爲之吐奇効靈於其間者乎公蘇人也於予湖古所稱東西州者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屈原

行吟澤畔而楚人賦些二倘許侍教當爲刪削而[illegible]

跡於庭矣

與愼山泉侍御論文書

昨日使來捧案草草其欲盡所言而不敢卒盡所言者恐兄以我爲迂濶而遠於事情故不敢竭其說也兄諭似厭世之選者冗雜蕪穢則兄之欲精以嚴者可知矣僕昨所云作者之旨蓋以古之作者譬之佛氏之禪燈一脉也　本朝詩聲自弘治正德以來度越宋元直逼唐風矣文章一派猶未得其至者僕嘗作一文旨以貽許海嶽沈虹臺二

太史大略以爲文必遡六藝之深而折衷於道斯則天下者之正統也其間雄才俠氣姍韓歐罵蘇曾而不能本之乎六藝者草莽偏陲項羽曹操以下是也漢以來裒選文章家獨眞西山似得其旨近代如唐司諫所裒文編亦或沿其遺意而爲之者兄之高明當自有獨得深見以遺於世而僕所以呶呶焉絮聒於兄者憫國家二百年而猶未見文之赤幟且於兄所裒藏將以卜之也不盡不盡

與何吉陽司寇書

頃歲彭郡博因公手書過湖中業勤奏記少申報

私而千里山川之隔二十年風塵之思稍稍屬襟帶間矣然筆札之所不及而夢思之所不能達者猶懸懸也公之道德文章之望滿天下雖官僅卿貳位不酬志然內而尚書考功外而淮楚臨鎭抑足以稍攄胸中之奇爲國家屛殘壘徇州郡庶幾臣業之鏡者是已僕以少忤當世坐罪廢譬之出林之鳥輒曳其羽初秣之駟卽奪其轡而曩之扶搖萬里與其蹀躞彊場之氣尋且剝抑零落而不及一試以効其生平此僕所以臨溪而釣閉戶而吟不敢不頹然一壑以爲終焉之計而間抽傳記按

往牒讀古人奇崛磈壘處未嘗不爲之對鏡而慚睹髀肉而欷歔嗚咽也公得無憐之乎公之年已浮六秩僕亦漸隣之矣吾兩人握手之懽剖心之知於世之友道何如也者豈遂生爲異壤沒爲長夜耶三湘之草七澤之波僕竊願從公振衣而吟即如我浙之西湖佳山水南及禹穴鴈宕天姥赤城之墟且東望海門枚乘之賦安期生之迹往往而在也江陰之間公家丘墓在焉能無情乎茲特遣使遠候弁請縉帶之期詩人有言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古人千里命駕豈虛語哉濡墨臨風不勝

贍切

上學士趙大洲書

僕無似辱公以文章道義相倡和而賜之以縞帶之交者二十五年於茲僕以忤執政擊之來歸聞公憐僕奪官狀且以僕之區區或可以翱翔四方而奮報國家者輒時時及之齒頰間甚且爲之發憤而批議焉嗟乎公平生少許可所謂片言重於九鼎僕何敢當哉僕何敢當哉然僕抑未嘗敢以是私德公也何者公之好士之名滿天下而海內外之士無問識不識呼曰趙翰林今之歐陽永叔

也經術同文章同立朝正色侃侃然排大議攘大患同至於推忠賢拔材智獎人倫皇皇然如饑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此則公之素所自持而流風蘊義播於士林鬯於海宇雖公亦當自讀歐陽子本傳不以多讓者然則世有一介之士苟其文章吏業少屬尺寸公焉得不為軒顧而訟攘袂而援也乎僕嘗讀歐陽公所序蘇子美文至當時執政者特以杯酒故擊其官甚且併其同輩而寘逐之而歐陽子於其沒也特為之欷歔涕洟而吊悲不及其用然則僕雖不敢望蘇子美曩者衡山驛亭

一執秩之間遂爲執政者私人所伺而謗併公及之公於此抑可爲之流涕太息也巳公古人也於世之遭謗也輒若躬之刺而分痛推士也輒若躬之溺而投瓠當有所謂不令人知不令人德者雖然僕不足道也我公當 先帝時所數爲趣語姑不足論 今天子驛召以來猶未聞下席而大拜者何也此非僕之一人之言也天下之言也然僕之言與天下同而僕之所注望於公則或天下所不及盡知者何則 高皇帝罷中書省以來盖以丞相之業錯領於九卿之間而 文皇

宣廟以後三楊公稱名相其得君久其秉權擅政威行中外則亦稍稍與　高皇帝建官之初似不相合而二百年來惟天順時　天子則懲土木之禍而以朝政捐之內閣李南陽則亦感眷遇之隆而以公議參之政府已而弘治間徐文靖公溥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謝文正公遷上遇聖明下公國是進而惟議與天子相可否退則六卿百執事各布其職百年一時迨武廟之際紛紛多故矣嘉靖以來威福之權一變而為永嘉再變而為貴溪三變而為分宜數十年間秉恩怙擅威

福一切睚眦愛憎於今猶或流禍而未已者頃荷
二三年來廟堂之上雝雝穆穆喜怒不形可謂盛
矣然於其間上以仰體　高皇帝之初下以挽
二百年世仍之陋非僕之所敢言亦非僕之所能
知而公於其間别爲措注上以翊戴聖明下以表
鎮國家薄海内外翹然太平之望者公之事也亦
公之憂國憤世素所積慮也僕雖罪廢竊於丘壑
間願効古之慶曆賦頌聖德以仰歌明盛耳茲因
友人范太史入朝特附緘書少布年來曠問之私
家綾二端蓋亦效古人績縷之誠耳非所以獻長

者也拙刻二種附上求教

再與沈虹臺太史書

南北鴻鴈之音不相及者忽踰年矣公益世之鄒枚之譽縉帶承明相與考文章讐古六經之深得無憐江海之上橫潭而漁嗽石而歌者抑有其人乎近得邸報知　聖天子已留公侍從矣僕不勝躍然喜喜之者非以其官也僕嘗痛　國朝來雖設史官不得如漢唐禁中起居注故事　七聖以來　天子之訏謨與名公碩卿之典實或逸而不傳或傳而不著公與海獄輩世之文章家

之鉅工也當必抽金縢石室之書爲一代史不然
如古人所撰西京雜記可也公輩得無意乎嗟嗟
僕衰矣少忤執政坐罪廢　中朝之士卒無有剏
而援之者進不得筈兵萬里外爲國家竭曩年尺
寸之施退不及以文章自娛勒成一家之言以遺
於世區區心知旦夕當與薤草萎化矣百年之後
誰復有憐而吊之者虹臺虹臺知我惟公耳頃緣
姪一龍以貲入太學特遣過侯門下且令侍公署
私録向來所著作倘許之僕雖老猶能摹畫公之
文章之深如古之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戰鬬天

地者也如何如何

與靳兩城中丞書

濟上言別來二十年于茲矣僕既忤執政以罪廢歸與漁緡樵斧相沉冥而公之宦轍所向多秦晉間鴻鴈之音杳乎不相及而獨有胸中區區縮帶之知當與公夢思寢食相從而今且顏日以槁髮日以抽白而掀髯而吟顧影而舞僕既失故吾矣安得不自憐又安得不追思少時所從彈劍擊筑者之舊而爲之感憤欷歔其間也乎公嚮嘗以漢馮野王者之嫌逡巡藩使者久之今且按節臨鎮

山西山西者西則屬秦隴北則連朔方又東北則漁陽上黨其地多勁俠沉鷙嫖姚跳盪之士其州郡塞垣亦頗與虜之斥堠烽燧相紛拏間按古傳記多石畫之勳爛然竹帛於今不廢焉公能無上吊狼譚介子推趙充國輩而思以功名感奮者乎僕少嘗奇公之器沉深而瓌瑋當必有蓋世之業內以鎮國家外以捍夷虜而僕於是時口雖不言而兩相襟期蓋耿耿也僕從南粵時間亦稍稍効尺寸以奮報當世未幾坐搆罷公倘無忘故人得無古之躍馬横槊之感而思以並馳者乎偶有烟

沈君從吏幕下特附一書以致數千年道路縣邈之思而又不敢如世之款問而已也輒以生平所悲歌慷慨者相及如此家織四端聊借室人機杼之勤以爲公之輕裘緩帶之需耳

與吳悟齋中丞書

孟夏言別忽已授衣室是遠而盈盈河漢儼無似辱公憐鉛刀之鈍鹽車之蹇或可以爪牙國家馳騁疆埸也頗憐李廣之所以歸藍田陳湯之所以困燉煌數爲欷歔感憤其間若欲爲之引大議批至公者已而語次呂沃洲中丞之於滇陸北川司

馬之於虔則又椎心飲恨怒順裂眦下以疾外庭
好爲薏苡之訕上以痛　明庭自毀熊羆之臣而
公之憂怛於中義形於色弁僕爲之坎壈嗚咽而
不能已者雖然曩者公特憐兩公者之以勞蒙詬
以才被放而已未聞搆之以網罟而中之以罪者
頃者陸司馬所當閫中勘事之臣忽條坐其所當
追輸者計五千有奇問其故則曰市書下州郡與
饋鄉大夫二者是也且故時勘兵餉者疏稱某某
入巳者贓若干法當首論某某故無入巳贓然頗
屬縻費似合併究由此言之首論者其罪之大者

也併寃者其罪之次者也倘國家按漢庭所以不
録貳師者之過均之當原其勞而貰其罪卽如按
論則前某某者傳所謂戎首是也後某某者傳所
謂薄乎云爾是也頃聞前某某者業已湔洗殆盡
矣而後某某者陸司馬適在數中顧以追輸之條
按之得無過乎推原其似或謂前某某者則故有
中貴者爲之援故得以覆其疵而掩其瑕而司馬
公則故嘗譏而搆之者閩之鄉大夫也方其行勘
按故事法屬三省而今則獨務而聽之於閩以閩
之故相搆而怨者訟之於閩之勘事者之有司固

宜其涅白爲黑指鹿爲馬而司馬公之罷官歸也
其身在數千里外又孤無他援其事與一切文卷
本末則特羈南贛郡縣之間又何異於縛行道者
而聽其行刼者之僇辱也司馬公故産僅及中人
入仕以來　天子所賜與歲祿之餘不過琴書
圖籍而已雖沒其産入其妻孥恐不足以輸其論
報者之數嗟乎南贛軍門自故王新建以來五十
年于茲間讀鄒東廓祭酒羅念菴司諫所所碑記陸
公戰功葢陽明以來一人而已方其開命之日閩
廣之寇逾嶺而下者葢千里也司馬公輒躬褁餱

糧糈甲胄爲士卒先朞月之間血戰者大小數十合所及俘斬者萬餘馘嚮之緩師僨事者得以無恙甚且湔其罪領其官如故而公獨遺之以殺身破家之禍倘聞之　明天子得不爲之即日持節赦魏尚如漢文者乎始也以訴而奪官今也以勞而罹罪嗟乎司馬公一身之私不足顧而國家公是之繫所當惜已往之勞縱可泯而國家將來之臣何以勸竊聞南中臺諫天下公論所倚而公則士之著蔡國之典刑寧無如馮唐論列者乎劉向之訟甘延壽也其言曰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

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延壽輩不獲受祉之報反屈指命之功久羈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伏惟我公留意焉國家幸甚

與譚二華督府書 公觿由兩廣移薊鎮

僕竊憐少嘗附公公亦推師翁所愛者愛之兩相襟期頡頏當世而僕以忤時歸來乎林壑者十餘年伏莽之戎未已也而況於他乎公之按節入粤海内以韓襄毅公之業斯望左右東靖潮惠西復古田而項聞中朝復以北虜數寇盧龍漁陽上黨

之間中外將校往往不能摧其偏師而遏其深入
也特以無兵耳　聖天子特賜璽書召公還朝
募幽幷燕趙之士以備戎行竊惟幽幷燕趙之墟
古今來稱天下勁兵處也以公平生視士卒如嬰
兒將校若心膂油幢所嚮千里內一切材官騎士
當爲嚮應如水赴壑矣然今之文法盛而議論多
不知　廟堂之上所以聽公操兵符而便宜行事
者何如耳僕嘗覽古今傳記大略議將於創業之
時易而議將於守成之世難議將於攻城略地之
時易而議將於乘徼列障之世難何則方其創業

之初遣將帥狥郡縣一切矢石戰鬬皆其所躬爲
斬蒿萊刈荆棘而與之共功者也故其文法不牽
機宜不失動中利害所繩以之而譏沮不得行功
罪不得混故人人得以自見而盡其才卒其志至
於守成之世中外事體縧牽繩聯令未中而撓之
者巳至功未賞而罪之者巳起於以愛憎蒙其名
實如近年王薪建田州之役曾尚書河套之議可
鑒也馮唐不云乎今雖得廉頗李牧恐未必能用
之者他不必議李牧之所以破東胡滅襜襤郤地
千里而匈奴不敢近趙邊者以市租皆輸入幕府

爵賞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得以選車千三百乘選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轂者十萬當匈奴之始入又輒守便宜固溝壘閉廬舍斂牛馬封以内有捕虜者輒收坐之故得以十年之間守如處女而一朝突擊卒收脫兎之功耳今日廟堂之上其肯聽公如李牧所持否乎僕旣林臥絕不接士大夫故亦絕不聞 中朝事機特據閭里閭所傳 天子之召某司馬將以練兵薊鎮云云耳竊恐以公勲名方按節南粤臨鎮萬里豈得以區區練兵即爲移易我公此必 聖天子將以腹

心之閫寄屬公以腹心之石畫謀於公而非外庭之所得聞者公之還朝也倘由浙河入維揚僕嘗候使節於錢塘皁林之間稍稍從公問起居聽擘畫若從豫章江順流而下則筆札之所不及胸臆之所不盡尚懸懸也

上林退齋先生書

坤謭陋無似少束髮公覽其文即推之爲國士雖歐公之於曾鞏陸公之於韓愈不能過之坤亦頗自刻志刻行將亦庶幾古人以奮報明時而不負師門所引譽也及釋褐三仟執政以罪擊去非惟

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即如林臥以來間有拔其名氏而疏薦之者輒睚眦相向而中奪之甚且林莽之戎雲霄之矰往往竊發未已也嗟乎褫其冠翦其奴僕抑已痛矣并其子而罪錮之得無過乎然間按傳記古之志士所劌志刻行而遭世禍者累有之君子惟以義命自聽而已　聖天子初御諸公卿頡頏擁戴冀公屬海內縉紳大夫之望者久矣頃復召還中朝席之政府傳所謂鳳凰出而百鳥和鳴神龍翔而鰌鯉羣沸者也坤雖罪廢當效昔人頌慶曆聖德故事以歌盛朝復何憾哉

復何憾哉猶有一二獻納之誼願以次聞者昨所
請宣明　詔赦罪人一節公今入朝首義也
聖天子御極特訪先朝赦書薄海內外與之更始
諸衙門各條坐如某事某事除外已稍屬迫隘而
中外有司甚且壅閼德意於詔書所明開赦除條
件並格不行藩臬郡縣諸獄繫不聞有一人恩赦
來歸者浙如此則他省獄繫可知外省如此則兩
都獄繫可知恐非臣下所以宣布　主上之德
以㟁四海也其次則莫亟於訪賢才須者　聖
天子詔起故放名賢碩舊及直言敢諫之士嘗與

宋元祐無異矣但患以爲古之大臣惟諰諰然求天下之士以起國家之亟而未始以已之愛憎熒惑其間故傳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容者必其嘗拂我携貳我者也又曰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言亟人才不知其他也故范仲淹嘗力劾呂夷簡而夷簡之再相也則先起仲淹經略西夏矣唐介嘗力劾文彥博而彥博之再相也則首還唐介知諫院矣此皆先輩盛德故事近年以來故特賄賂宿弊剗洗殆盡獨一切愛憎所向似猶閼滯公以海內中外之望還之中朝不爲太宰必領御

史大夫誠所謂士林之蓍蔡國家之典刑而公之心皎然如青天白日兀然如名川喬嶽絕不爲城府絕不爲睚眦者公於此時愚竊以爲惟以此廣執政之意以報國家何者大臣之進賢傳所稱與衆共之是也苟有毫髮之愛牽乎其間則天下巧佞之士投於其所愛以夤緣而入者無所不至矣大臣之退不肖傳所稱與衆棄之是也苟有毫髮之憎厠乎其間則天下忠蹇之士絓於其所憎咨沮而去者亦或不免矣況上一有所愛則下之希愛以干進者益如女蘿之附而不可卻上一有所

惛則下之行仇以眩知者巧如愎鷙之毒而不可止以彼之故而進賢則未必皆賢者之進而姦回之士雜還者衆矣以彼之故而退不肖則未必皆不肖者之退而簡亢之士遺逸者衆矣善乎先正劉青田公嘗曰大臣者當鑑空衡平而已之私不以與焉者也今日所闕誼或在此今之大臣之中惟公可以聞此言抑亦惟公可以此言進愚也内隼擊於朝外草薙於野蓋已屬古之瘠盲廢人矣特其瞻仰　聖朝不能不惓惓及此伏惟我公入朝與賢哲君子亟圖意焉

與某中丞書

僕南海罪隷之餘也忤當世坐廢矣顧數慕世之豪雋之士所或與之上下馳騁與萬里外頗修心焉友人某間嘗稱公不置口而曰世之武庫也願廁門下賓客廝役之列而未有路項者某從公幕府歸且傳公闔共譚司馬論天下士往往屈指及僕甚者稍稍或爲游揚公卿間僕且感且愕不覺汗發而霑衣也何則范雎折脇矣遇鄭安平起自溺簀季布髡鉗矣由魯朱家始奮亡虜此皆古之豪雋抱非常之材遇不世之知所以能於罪

隸之餘而輒能建功末路托名竹帛也僕何人斯而敢當哉頃謬司馬以病歸廼得道逢江上稍稍擘畫世之疆埸之士亦輒以公爲冠軍侯僕雖未及望顏色接謦欬而公之卓犖之材嫖姚之氣智勇仁明內之拊將士使三軍樂戰鬬而赴枹鼓外之捍疆埸鎮國家使毡裘之虜內怖而遠避非公其誰乎古所稱神交而願附執鞭者僕之謂矣詩人有言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饑敬因南風特具尺牘倘有飛鴻不靳德音

酬張王屋書

林臥中忽獲故人書併及遊金陵詩刻手而誦之
譬之匡廬之瀑從天而下飛崖噴壑令人神解也
欣慰欣慰所諭史記評事坤之遲滯之罪殆已十
千然亦有說僕少嘗讀其書輒摹擬爲文辭然不
得也已而忘食飲廢卧寢者久之稍稍髀覗一二
然又輒罷去久之廼私自以或得其解輒手注之
凡三易帙最後者一帙略當僕懷然亦輒爲好事
者囊而不歸別公來數移書切而要之於今猶留
故人之篋而未返也僕當爲公特購一部別行鐫
題其額原本姑留之如何如何僕嘗妄謂史遷没

且千五百年于兹讀其書而好之者多矣然據愚所見即如劉向班固以下文章家最著者亦各自得其解以雄當時傳後世恐於史遷所自爲解處亦或難言非獨劉向班固諸人即如史遷再出欲令其自爲言之恐亦酒人從醒說醒也而况於吾輩乎王德聞楊太史所鐫舊本特屬毛髮耳近日唐司諫讀平準封禪及秦紀弁游俠酷吏諸傳間得其髓矣然他篇恐亦終不相似由此言之則僕他日所請倘終不免癡人說夢也秋八月以後僕當稍其書面爲我公質之

再與張王屋書

僕頃遭亡婦之變五内如崩及獲公所發手札公且先之矣何天之兩阨抑至於此然僕較公當倍慘割何者僕束髮娶婦以來絕不聞莞鑰米鹽之事一切閫內外並繇婦操切盈縮故僕得以恣其澹宕不羈之癖而自肆於文章典冊之間即如歷宦不知其家已而罷官來歸婚嫁以上僕皆不之與者也今一旦亡之譬之失木之猿垂翅之鳥盈盈房闥而已公與我得無同之否乎史記批評舊本失稿者三矣去年秋始及徧訪舊本閒爲增損

已稍稍卒業大略芟去者什之三所摘録者什之七餘則益從凡例點抹并為註釋其間而太史公所獨得處抑或稍稍窺見其解而不知能當公擘畫否舊所傳楊太史云云嚮已共公論及當為抹去特唐中丞所批評秦帝紀平準封禪等二十餘篇不忍遺佚之耳

與庚二谷方伯書

僕歸林壑忽已二十年于茲而兄領江西方伯後蹤跡音問亦復寥寥所共兄俯仰今古斧藻道德一時盛氣今安在也且神日以槁髯日以抽白兄

旣滯東海旣越之上而僕又家世茗以西两相載酒而遊漉巾而歌如古人秉燭投轄故事且不可及矣而况望他哉形與影相嘲名與世相溷無能尋至人習長生之術竊恐白駒之隙忽焉朝露已爾而兄得無雍門之曲借日之賦矣乎客有海上來傳兄喪長公子情甚孰楚僕所幸諸子肯隨讀父書然金囊處未有脫穎而出者近復亡山妻山妻者僕之内友也僕束髮來内得以謝筦鑰米鹽之紛而外稍得以恣其文章典籍之癖緜兹人爲之助也今且去我矣僕所以每悲不自適欲賦而

無從秋深以後當乞銘門下以慰之于九原不知
兄肯與我否

與王皐人如圭書

僕束髮來與先大夫僉籍禮闈共以文章勳業相
翶翔已而先大夫中道棄官僕亦坐世譴垂翅來
歸蓋兩人者所共擊筑而歌抱膝而吟特耿耿也
先大夫不幸又遭兵難世或訕且嘲之而僕獨奚
欷持憤于　先帝所祠春秋而碑之者益以此
已而讀執事所爲文與執事坐而擘畫古今僕竊
以先大夫沒位不當其才年不副其德天將於執

事乎發之何以中鄉第後書問寥寥也問訊之或
曰王公子近且薄舉業以爲不足適盛氣劉古文
辭以獨求其至翩翩乎班彪之孟堅蘇明允之子
瞻矣噫其然乎哉抑傳之者妄也苟論文章之至
古與今無二解也然其間同工而異曲蓋有一髮
而千里者且先大夫未竟之業吾所洗眼而望朝
與夕也執事而刻志於古文辭譬之持商彝周鼎
雲罍象犧之屬而入都市矣竊恐先大夫所當九
原黃壤之中朝猿之與吟而暮鶴之與飛能不爲
之嗚咽而瞪視者乎里姻從戍海上敢札移寄倘

執事無忘先大夫以僕所叮嚀者黏之左壁亦督者之歌詩以諫也如何如何

與江方伯新原公書

適承公諭劉清惠公官至尚書不及滿考録廕一節繇僕思之此清惠公之所以爲不可及　聖天子御極明詔之所求而公今日所當亟爲推廣德意表而闡之兩臺者也公曩刺吉州時故嘗與清惠公爲深交其生平行業公所稔知者大略有四政事足以稱國之典刑詩文足以追古之六雅風節之勁骨抗閹瑾抗武定侯勛數以逮獄褫爵

而不悔淸苦之操則又飯脫粟衣大練而身沒之
日蕭然圖書一囊而已鬻非　先帝採臣下之
疏給之祭葬則其遺骼猶有不能收藏者以彼之
賢即如異代以後猶當讀其書想見其人而況僕
輩生及與之同井里論道藝而於公之下問能不
爲之嗚咽欷歔以請者乎呈詞內所引故大理陳
公恪事例不及考滿亦得錄廕適問邑子䓁誠有
之然據愚見此特就敝鄉所及見者耳海內縉紳
不暇遠舉姑以吾浙言之禮部尚書章公懋自按
察司僉事以後累官祭酒禮部侍郎終禮部尚書

僉不及立朝一日天子特槑聲望生殊其擢没厚
以贈謚而其遺孤某猶得録廕至都運使兵部尚
書胡公世寧自江西按察使司以疏寧藩事遠戍
不數年間起爲四川廵撫累官兵部尚書或不及
任或任特累月亦何嘗及以三年考滿也然其子
某歷官至肇慶太守此則蘭谿仁和所可覈查者
大畧國家之典有二必歷俸三年而後任子者此
以待積日之勞者也制也不必三年而身没之後
其子孫或得以聲望所著乞恩澤或其子孫不能
乞特籍有司具疏以聞此以待間世之賢也事不

爲例者也若清惠公則又非特其子孫不能乞而已僕甞聞其甞手故刑部林見素公所不欲乞恩書疏數顧諸子孫輩時時言之然則清惠公之意所冷然蛻於塵世之外者殆亦遠矣古人不云乎避日景者身愈疾而景愈多惟清惠公生不願爲子孫乞恩澤則今日有司固當列其事以聞于朝而　聖天子所尤當加意而寵遺之者不然晉叔向之後爲皁隸楚孫叔敖之後負薪而行歌於市於今人猶不能不爲廢書而泣也況甞辱公生平之知者乎况公尤今之忠厚正直之賢士大夫

所抵目以佇望者乎伏乞下牒一查歸安縣陳公恪一查蘭谿縣章公懋一查仁和縣胡公世寧旬月間三縣可次第以聞而公之盛舉不獨清惠公九原之感海內學士大夫且誦公之厚德當與韓厥所立趙武者世世不朽矣

與何北吉秀才書

伏跡山中忽得北吉書廼知先大夫巳逝矣不勝驚悼竊肅釋褐附先大夫縉帶交蓋自謂夷吾之於鮑叔貢禹之於王陽不能過之今且棄我矣僕所負尺寸之知與其生平所共頡頏翶翔孰從而

指畫之又執從而千里折簡而倡和之古人嘗稱鍾期死伯牙不復鼓琴葢悲知巳者寡也而今而後僕且爲之輟絃而罷響矣像讚之托敢不自勉使去且急而潯陽先生所許爲神道碑文或約廣德楊使君取之然僕別當遣使過承稍繕稿以獻似未晚也老妻於今春亦喪矣恃在通家敢附聞

與董幼海大理書

僕無似獨幸曩從胡象岡公竊嘗覽睹公諸生時所爲舉子業葢萬里駿裛才也巳而公第進士後僕罷官歸閒及讀公所抗疏論執政不勝嚮往

聖天子臨御以來所博召中外故直言敢諫之士而公與悟齋鶴樓二先生並從粵南擁徽履鳳池還泰階此海內之士所共鱗喣沫而鳥奮翼者然而僕特甚何者僕雖不及附公縉帶交然譬之江蘺汀莛臭味或近之也三四年來客或數有傳公所從士大夫劈畫國家疆埸之士時時數引僕所從粵南矢石尺寸之勞爲之屈指其間甚且憐僕奪官狀引憑吻訟者不置嗟乎古固有以世之豪賢片言之間生且重於九鼎沒不遺乎竹帛矣僕何人斯辱公知己之深至此也竊自痛僕少負魁

壘之氣願其世之賢豪相追琢已而獲罪當世擊之於仕路擊之於林泉甚且僇辱其衣冠而汚衊其身去死者無幾矣世方聚口以鑠金而公獨欲出之歐冶世方積羽以沉舟而公獨欲挽之河流非公察見僕之區區與世所不當不察而吠形與聲其間者而然邪茲特具書陳謝而公之所以憐僕僕之所欲自請于公者猶不敢及也

與王西石中丞書

僕吳越間罪廢人也獨痛少讀傳記覽睹古豪賢所以勳業各當世處輒爲食忘餐而寢不解帶也

已而庚戌以後國家數困虜騎之薄　聖天子
所一時大蒐中外疆埸非常之材而公且首應明
詔當是時十數公者僕或識不識大都國之萬里
驟裹才而國家所賴以捍烽燧翊社稷者公之勳
業爛然聲施當世矣學士大夫所共倚之以爲石
畫朝廷所共倚之以爲長城而巖壑草野閒好奇
仗劒之客所欲從公幕府閒一吐其魁壘慷慨之
氣而恨無路者項者友人陸司馬公自舊京還謂
公與之擘畫當世甚且一日而三及僕焉嗟乎嗟
乎僕何人斯而公於雲霄之上迺爲之俯槍榆而

鴒鶺若此也豈公以吐握之餘不遺九九與抑亦伯樂入冀北特憐飛兎之困於槽櫪悲鳴不已而爲之翦騣飾勒與不然公之好士之過而門下廝役賓客之列誤以博徒賣漿者聞與嗟乎嗟乎傑何敢當哉雖然干將之困於豐城也士之蝕而沙之汨者久矣幸而逢雷令所同張華不世之奇於今猶嚇嚇若昨日焉公倘憐之獄繋而夜以引睇斗牛之墟否乎語曰士爲知己者死傑願附田光而獨風刎頸於長者之側不知公以爲何如也

復廣信守錢弦臺書

公之出守信州從江上亟爲赴官而僕不及攀公
畫熊之軾以傾倒胸中所欲請於今來猶爲飲鬱
也嘗聞古人云士之得志而聲施也不爲宰相必
爲諫官僕竊以士之得專職而爲民也不爲縣令
必爲郡守何者宰相諫官猶必擇主上之遇與否
而後可以爲重於時若夫郡縣則固可以朝綰綬
而夕布澤者葢宰相諫官所托以固結者在心膂
精微之間而得則膠漆失則瓦礫而郡太守與縣
令所執以自將者職業驅馳之際其得也風雷而
其失也黑白固難掩也按漢以來傳記所載於彼

則以忠賢而駢福完名者什之三而其不偶者什之七而於此則以忠賢而立業揚名者什之九而其不偶者特什之一耳僕之區區不能半於公而少令青陽僅六十五日以憂去邑之人於今猶無忘而尸祝之而再補丹徒則適歲侵民饑撫按所合以卓異特聞之　天子而邑之吏民所碑而書之者不置也顧僕之愚則猶多愧色葢一切簿書奔走間不無俗之好尚在也每手古循吏傳嘗深根之竊冀倘得千里之郡僕固當以素所自好者勉効尺寸其間而隨以坐忤當路數起數躓及

其出臬粤南與河朔也古所謂動而得謗亦隨之抗章而論薦者方列於前而中所伏戎於莽而陰賊之者固已睥睨其間矣蓋僕之性剛而褊氣直以戇不能與世相翺翔固其技量所限耳若公則純明慈惠世之賢者頌者許敬菴復以建昌過焉此又公之一助漢所稱龔黃一在東郡一在渤海郎兩公者之東西相望也願二賢共爲勉焉如何如何

復曾確菴司空書

公名世之傑也僕謭陋無似非所敢望於古之同

聲而應同氣而求者而公數客之帷中呼爲國士間所口畫平蠻一事公固今之韓范也其所請大將攝土兵亟名酋略首虜且戒故時所陽以興師問罪爲名而陰以行撫綏寇爲筭者之患一切抹去而矢志一氣誓不與賊俱生上以酬君相之知而下以抒地方之憤出兵之日神且効靈矣而況三軍乎予故於公所遺平蠻錄手而讀之竊念公秉鉞之日殆古之所謂無天於上無地於下而於中機宜則又不失累黍潛而九淵動而九天者矣僕少好習兵抑嘗於粵中稍効尺寸獨以忤世廢

棄今三覆之蓋見獵而不能不動心且爲汗下露
衣者僕非閒於文者何能爲役初擬爲詩歌以附
古者江漢之什不然當如柳柳州所陳平淮雅以
鐃歌鼓吹於其閒也然竊自揣古之善畫者於寫
生處稍或如意及畫神龍所當擬山谷噴雷霆濤
日月終屬影響何則未及睹於眉睫而毖於心也
僕嘗於楊雲之頌充國班掾之銘燕然猶心悸目
眺擬屬未工而況僕之區區乎伏惟我公再爲攺
巵僕既衰颯似難再逢倘欲共公杯酒論文當屬
隔世事矣敬因許按察使者聊附一言以申哽咽

之思不盡

與唐凝菴禮部書

僕無似附先中丞公縉紳之交及先中丞公沒而僕過其祠而哭之十數年來與我公之跡甚疎矣然而公之第未嘗不鼓掌以喜而縉紳大夫間語及公之涖官視行與其所世先中丞之家學者又未嘗不切嚮往頃聞公乞疾還家其所願拿舠而由五湖遡毘陵之下者蓋朝且夕也凝菴閉戶讀書倘覽及桺子厚所碑記世交名氏處得無攬帶而與思若雲之間否乎偶因族子遺家僮襄近刻

韓柳以下八大家諸書過售金陵道出毘陵特令祗候僕竊念生平所爲文章之好與其一切揣摩作者之旨大較僉自先中丞公發之而僕所手次八大家之文而爲之鐫引其旁者謂其盡得韓柳以來相傳之心印固不可而謂其背而馳焉亦不可竊自謂先中丞公於此書倘及寓目當或解頤而領之者別有歐陽公唐書五代史抄二十餘卷兹則集中之所不能載而僕又竊以太史公没上下千餘年間所得太史公序事之文之髓者惟歐陽子也予故不忍遺特爲裒而出之不知能當公

之指畫否史記抄一百卷亦僕手爲鐫評者中所
標引先中丞公云云蓋以世之好史記者多而能
知史記之深則惟先中丞公一人而已乎故不敢
遺之併爲附見也伏惟覽而教之不盡不盡

元豐文集卷之四 終